

父亲写给我的书信

◎ 钱永广

父亲一生劳苦，靠种地为生，是一个种地好手。与其他人比，父亲能写能画，在村里可称得上是一个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但他却在本该幸福的年龄，因身患癌症，过早离我们而去。

父亲这辈子，虽然很苦，但他在世时，每次我回老家，哪怕叫他一声爸，再忧郁的他，也会变得兴高采烈。父亲去世后，如今我每次回老家，面对几间破旧老屋，再也没爸可叫了。老屋依旧在，却早已物是人非，那种落寞，只有失去父亲的人，才会感知。

父亲很穷，他养了5个儿女。除了大哥、二哥分到一些房屋和承包地外，父亲留给我的唯一财产，是我在大学期间他写给我的那些信件。

在我读大学期间，连固定电话也十分稀少。我记得，只有县城机关单位，才会有一部摇把式的电话。在那个年代，好在乡里还有邮局，父亲和我的通信，只能靠写信。

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我到省城上学后一个月左右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吃得可好？不要太省了！集体宿舍住得惯吗？与人不要争执……”

第一次收到父亲的信，我很惊喜，也深感意外。要知道，在这之前，从没有人给我写过信。

更让我不解的是，父亲在家书中流露出的儿女情长，让我觉得，父亲仿佛变成了一个人在和我说话。记得小时候，我曾经因为顽皮被狠狠揍了一顿。此后，每次看到他，我仍心有余悸，这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中间，阻断了我们彼此间的感情交流。

父亲是严厉的，即使平时在家里吃饭，我们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那时，我只想有一天，我一定要逃离他的身边，离开他独自生活，总比和严厉的他在一起要好。可如今，我去省城读书，远离了他和母亲，一直相信棍棒教育的父亲，怎么突然在书信中，变得柔情起来？

父亲在信中，充满了柔情，这与生活中刻板的他，相去甚远。平时在家中，他寡言少语，可他一给我写信，总像是刹不住车，每封家书，通常都会有两三百页长，全然不会像我写信惜字如金，寥寥数语。

翻看父亲的信，我发现，每年放寒假或放暑假前，父亲必定会给我写一封。通常，他会同时通过邮局，给我汇来100元钱。除了问我近况外，他还会嘱咐我，快放假了，有没有向同学们借钱？回家有没有路费？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想不到，平时和我说话从不啰嗦的人，竟然在信里变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可不知为什么，父亲在家书中的唠叨，我倒是很受用，而且读得很细致，当我想家的时候，有时候还忍不住，我会重新翻看一遍他写给我的家书。我多么希望，在生活中，父亲也能像家书中的他一样，对我不再严厉，并变得细心周到，呵护有加。

那几年，我在省城读大学，即使像国庆节这样几天的假期，为了节省车费，我也不会回家，只有在每年放寒暑假时，我才会坐上长途汽车回家。

每次放寒暑假，父亲总会担心我回家没有路费。原来，我的表哥在读大学时，就因为家境

后，结果忍饥挨饿，徒步30多公里，像野人似的回到家里。“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在父亲的家书中，他最担心的，是我的钱不够用，他宁愿和母亲在家平时省一点，苦一点，也不愿让我像表哥那样节衣缩食，挨饿受苦。

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字迹工整，挥洒自如。这让一直写不好字的我，很是汗颜。因为我的字写得难看，每次我给父亲回信，总是寥寥数笔，有时干脆不回。

远在老家的父亲，如果迟迟不见我的回信，用不了多久，他的下一封家书，就会接踵而至。除了问我上次信收到没有外，还会向我“报告”家里的收成情况，什么家里十亩承包地，已收割完毕。很快就要卖粮了，用不了多久，家里的外债，就能还清，不要挂念。

我读大学那几年，大哥、二哥都忙着要结婚，我和弟弟读书都要花钱。但是，每次父亲给我写信，都会嘱咐我不要太节省，说什么家里养的鸭卖了多少钱，等到秋天，猪栏里的猪，还可以卖个好价钱，困难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那几年，父亲写给我的信，说的全是家里的好消息。这让在学校里的我，安心了不少，我全然不会想到家里会有什么困难。

记得我读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前后辗转了四趟车，终于回到了家。见我回来，站在家门口的母亲，并没有上前接住我的行李。一直等到晚上，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时，我才看清她变形的左臂。原来，母亲在赶鸭子时，不慎重重摔倒，左

手臂骨折后，因舍不得打石膏的费用，她就在家硬撑着，结果左手臂长成了畸形。原来，她没有上前接住我的行李，是担心我发现她变形的左手臂！

在我读大学的第三年寒假，我回家时，我发现父亲竟然病倒在床上。母亲说，为了多挣一点钱，父亲帮人搞运输，一不小心从拖拉机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肋骨断了两根。为了节省医药费，父亲不愿去住院，他忍着痛，只吃点止痛片，就在家疗伤。

想不到，父亲在家书中的一切安好，都是骗我的。想到我在学校，每一次收到父亲的家书后，我就会更加心安理得地在校园里享受愉快的大学生活，那一刻，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屈指数来，在我读大学期间，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共有二十多封。至今仍像宝贝似的收藏着。几年前，父亲因患癌症去世了，现在只要我想念父亲，我就会把我在读大学期间，他写给我的那些家书一一摊开，夜深人静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品读。每当我重新阅读这些信件时，我就感觉父亲仿佛并没有走远，他好像就在我面前和我交谈，就仿佛我并没有失去父亲，我仍然是一个有父亲的人。

如今，父亲已经离我而去。回顾父亲的一生，虽然他没能给我留下什么财富，但我很感谢父亲写给我的这些书信。而这些书信，如今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无价纪念，它让我常常恍惚，仿佛陪伴我身边的不是信件，而是让我常常在梦中思念的父亲。



读“闲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 张志松

中考落榜后，我还想第二年复读，无奈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便只好灰溜溜地回家。

家里种了十多亩田，每天都干着不同繁重的农活，想到这辈子就这样困守在田地里，我有点不甘心，想挤进乡镇单位找份工作吧，可谈何容易，没办法，我只好一边在家种田，一边拿出“闲报”看看，打发时间。所谓“闲报”，实际上是大队给父亲订的几份报纸，都是党报，母亲一直称它为“闲报”。父亲是个担任多年的生产队长，他大字识不了几个，根本就不看“闲报”，可这不影响他享受大队每年给他订“闲报”的待遇，所以，每次乡邮员送来“闲报”时，父亲就把“闲报”往客厅里一丢，看也不看，就忙农活去了。母亲呢，再忙也要帮他收拾好“闲报”，放进陈旧的书柜里。那天是连绵的阴雨天，因为无法下田干农活，我就无聊地把乡邮员刚送过来的“闲报”接过来看看，看了没多久，外面的雨突然停下来了，太阳已经从厚厚的乌云里钻了出来。这时候，母亲刚洗完衣服，跑进堂屋里对我说：“外面不雨了，赶紧下田挖沟去。”我听了，磨磨蹭蹭，不想下田，母亲气急了，一把夺过我的“闲报”，说：“这闲报有什么看头，又不能当饭吃，赶紧下田去吧。”说着，母亲从杂物间里拿了一把铁锹，递给我，我只好不情愿地丢下“闲报”，拿过铁锹，走出家门，沿着泥泞不堪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自家的田里挖沟去了。

晚上收工回家，我正在看“闲报”，忽然看到本地的“闲报”上有一则新闻报道，报道我大队里有一位老人勇敢落水儿童的事迹。其实，在新闻报道之前，老人勇敢落水儿童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但我从未想到这样的新闻还会上“闲报”，更没想到会让我幸运地在这份“闲报”上看到这则报道。如果换成是我，这样的新闻，我也能写，这么想着，我就蠢蠢欲动，并努力付诸实践。此后，我每天用心地看“闲报”，知道什么是新闻要素，新闻的时效性，以及新闻的报道价值，我还把心得体会记在笔记本上。有天，母亲看到我，趴在桌上一边看“闲报”，一边记笔记，忧心忡忡地对父亲说：“儿子，是不是还想复读？可家里哪有钱供他上学啊？”父亲听了，挥了挥手，说：“管他呢，他就是想复读，还得必须过我这一关。”我知道家里的窘境，当然不想让父母为难，便对母亲说：“妈，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复读的，我写笔记写着玩的。”母亲听了，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收工回家，正准备洗脚，邻居经过我家门口，无意中对我说：“今天王大爷做了件好事，他在赶集途中捡到了几十元钱，还丢了失主。”那时候的几十元钱可不是小数目，我听了，顿时眼前一亮，这不是绝好的新闻素材吗？何不写“闲报”投稿去，于是，我赶紧动手写新闻，新闻写好后，我利用到集镇买菜的机会，从邮局里寄了出去，没想到第四天，我收到乡邮员送来的“闲报”时，我那一则豆腐块的新闻刊登在第二版，我兴奋地拿给父亲看，父亲撇了撇嘴，说：“这也值得高兴？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别折腾什么写新闻了。”我听了，心里顿时从头凉到脚。后来，我写的新闻越来越多，发得也越来越多，甚至连省报都刊登了我写的新闻，并有好几家报刊聘为通讯员、特约记者，当我收到一笔又一笔不多的稿费单时，父亲乐了，说：“写这玩意儿还有稿费拿，不错，不错。”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当乡里决定聘用我为专职通讯员时，父亲惊呆了，突然喃喃自语地说：“松儿有出息了，调进乡里工作了。”这“闲报”还真的帮了松儿的大忙啊！进了乡里，我简直是如鱼得水，一边坚持读“闲报”，一边写新闻，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我还报了新闻报道专业大专函授班。

因为那几年的报道非常出色，我很快就调进了县委宣传部，并被提干，入了党……直到现在，我仍然忘不了读报，并且每年还要拿出两千多元订报。感谢“闲报”，是“闲报”让我改变了命运。

时光 (外二首)

◎ 何军雄

岁月静好，犹如一首老歌
在寂静中对白或隐约
仅有的风声被遗忘在角落
旷野之上，盛大的繁华
将时光的隐喻重新托举起

徒步穿越一首诗的结尾
那些词句，如同一段乡音
穿过游子博大的胸襟
空旷的山林，唯有鸟雀声
打破了沉寂已久的时光

草木，和着露珠的重心力
用一段枝条，将风遮住
时光如烟，岁月沉淀酝酿
美的容颜惊艳于世
风华过后，是刻骨的记忆

河堤

杨柳低垂，微风轻轻拂过
水面荡漾起层层波纹
河堤上野草探出半个脑袋
将春天的美景，尽收眼底
瞬间，对岸的桃花绽放

一尾鱼沿着莲叶肆意游荡
来往的船只，擦肩而过
河堤上，方形的石块驻足
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起
再次欣赏，这春日景色

水库，芦苇，蝌蚪，河堤
构筑成一幅至美的图画
以绿色的水面，当屏风
尘世的美，就这样简单
坐在河堤上，览不尽繁华

老街

历史印记，在一条街上凸显
昨日的时光里，风华依旧
幽静的小巷，红墙黛瓦占据
斑斓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雨打芭蕉，脚步停滞不前

在旧时光里徘徊，漂泊的云
镌刻着昨天不老的神话
在一条老街上，远去的风景
墙头，青砖，老屋，古树
映照出一幅历史的风情画卷

历史的车轮，在风中驶过
面容被岁月的手指轻轻抚摸
老街的一角，楼台伫立
落满枯枝的街面，微风吹过
都会留下一段妙音和佳话



一杯龙井茶，饮尽江南春

◎ 燕少鑫

记得林语堂先生曾说：春天要做三件事，赏花、踏青、喝西湖龙井。自古以来，西湖龙井就以其独特的香韵和品质，赢得了“中国十大名茶”之首的美誉。对于爱茶的我来讲，对春天最大的期待，便是喝一杯鲜爽的西湖龙井了。

“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西湖龙井，是春天里最鲜嫩的一抹绿。为了尝鲜，我每年三四月份都会到杭州的茶山上去喝茶。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春和景明的一天，妹妹开车带着我去梅家坞。不料在上山的路上，因为路窄和一辆车发生了擦碰。我们见状下车，看着车被刮蹭的地方，原本的好心情如同漏气的皮球一样，瞬间泄了气。这时走出来一个阿姨，她没好气地说：“你们快开走，别停在我家门口，也挡别人的道！”我们和另一辆车的车主只好连连道歉。围观的村民渐渐变多了，一个好心的大爷给了我们建议：“你们先把车开到大路上，再打电话给交警来处理吧。”

车在大路上停好后，只能等着交警来判责

任认定。原本的喝茶计划被打乱了不说，妹妹还对我抱怨道：“都怪你，非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喝茶，这下好了吧？”这句话被路过的村民听到了，他很风趣地说：“这里鸟不拉屎？这里可是百年古茶村，名闻天下，全世界的人都爱来这里喝茶！”我们被他逗笑了，心头的乌云也渐渐散去了。

站在马路边等交警时，我不时地眺望着不远处层层叠叠的茶田，心生向往。一个个头戴斗笠、身背竹篓的茶农从我们身边路过，竹篓里有刚采摘的新鲜茶叶，他们仿佛是把整个春天背在了身上。

交警过了很久才过来，处理完事情后，已经到黄昏时分了。我们依然按照原计划，沿着蜿蜒的山路一直向前走。途遇茶田上空绮丽的晚霞，美不胜收。终于到了位于山顶的那家开在茶田里的茶馆，坐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看着扁平挺秀的龙井茶叶在水中

春光美 榆钱香

◎ 宋伯航

望，度过三月春光。

拿回家的榆钱，经父母精心挑选和水洗，案板上，簸箕里，竹筛中，盛满干净的榆钱。母亲把鲜嫩的榆钱用开水焯两三分钟，从锅中捞出，放到盆里，加点油盐姜末蒜汁，一道美味可口的凉拌榆钱菜，让人嚼出春天清香的味道。

有时母亲用榆钱和小米煮成榆钱粥，一碗甜香，弥漫着春意盎然；把榆钱拌上苞谷面上笼蒸熟，一盘下肚，满口春韵飘香。母亲还会变着法子做榆钱，加点肉或鸡蛋和榆钱调匀做馅，包成水饺，蒸成包子，口齿生香，沁人心脾。糯滑清甜，味美无穷。

我读中学时，才真正了解了榆钱，因形圆薄如铜钱，故而得名。又由于是“余钱”的谐音，因而山里就有了吃榆钱会有“余钱”的说法。吃榆钱不仅充饥度荒，其实民间早就盛行。

明代吴宽写下《榆》诗佳句：“生钱闻可食，贫者当果蔬。”宋朝欧阳修吃罢榆钱粥后，兴致

提笔给后人留下“杯盘稀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应景诗句。元好问在《食榆荚》中对榆钱也加以赞曰：“炊饭云子白，剪韭青玉圆，一杯香美荐新味，何必烹龙炮凤夸肥鲜。”榆钱做蔬菜或做粥食用，吃上一口，仿佛唤醒了春天。

榆钱雅称“春饌”，解饿美味，药用价值也很高。清《医林纂要探源》一书说得很明白：榆钱，味辛，入肺经，清肺热，降肺气，有润肺止咳化痰之功，故可用于治疗咳嗽痰黄之病症；味甘，可用于脾气虚弱，运化无力，有助于食物消化，宜于治疗饮食积滞。榆钱甘甜爽口，可清心健脾、清热安神。

如今，在我生活的城市，极少看到榆树，更吃不到榆钱。突然想起山里的榆钱，就打电话给母亲，两天后母亲便托人捎来一袋榆钱，我做了榆钱菜饭，家人吃了，直夸新鲜。我咀嚼着榆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山乡，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